

[法] 弗朗索瓦·福雷斯蒂埃 著 罗国林 译

船王奥纳西斯

想拥有一切的人



ONASSIS

L'HOMME QUI VOULAIT TOUT

作家出版社

船王奥纳西斯 想拥有一切的人

[法] 弗朗索瓦·福雷斯蒂埃 著
罗国林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7-45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船王奥纳西斯: 想拥有一切的人 / (法) 福雷斯蒂埃著; 罗国林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63-4130-1

I. 船… II. ①福… ②罗… III. 奥纳西斯—传记 IV. K835.45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524 号

FRANÇOIS FORESTIER:
ARISTOTE ONASSIS, L'HOMME QUI VOULAIT TOUT
© Editions Michel Lafon, 2006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船王奥纳西斯: 想拥有一切的人

作者: (法) 弗朗索瓦·福雷斯蒂埃

译者: 罗国林

责任编辑: 启天

特约编辑: 程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50 千 印张: 18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30-1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 1 士麦那, 1922 年 / 3
- 2 新星 / 21
- 3 布宜诺斯艾利斯, 咱俩来较量吧! / 25
- 4 一切都可以转手 / 39
- 5 船主们! / 49
- 6 看看他那双眼睛 / 61
- 7 利瓦诺斯和梅加洛斯 / 69
- 8 战争之后还是战争 / 83
- 9 捕鲸 / 95
- 10 忧虑之海 / 107
- 11 摩纳哥“国王” / 119
- 12 一点宠幸 / 133
- 13 杰达赫的开局让棋法 / 147
- 14 背后一刀 / 157
- 15 著名女歌星 / 167
- 16 亚里士多德的探戈 / 179
- 17 海上旅游行乐 / 185
- 18 交叉移位 / 199

19 幕间休息	/ 211
20 杰奎琳登场	/ 217
21 肯尼迪家族遭诅咒	/ 229
22 一桩如此美满的婚姻	/ 243
23 厄运	/ 257
24 海滩上的狗	/ 265
25 大海的静默	/ 275

文学指导

于盖特·摩尔

助理

弗朗索瓦·克洛斯

1

士麦那，1922 年

烈火已经蔓延到港口。浓烟冲天而起，将所有码头淹没在油乎乎的黑暗之中，吞没了紧缩在油桶和干果箱旁的妇女和儿童。好几十个人跳到了水里，希望爬到锚泊在几链远的某艘军舰上。法国和美国水兵们驱赶他们，抽打那些攀爬锚链的人。一些身着假日盛装的男士淹死了，一些老祖母在祷告，一些店主在祈求上帝。全都无济于事。水面上漂浮着柑桔、辕木、手帕、用头发结在一起的一串串砍下的头颅。上面的街上，土耳其士兵在杀戮，马纷纷直立起来，马蹄踏着一摊摊血迹直打滑。希腊人在死去。一种世界末日的气味——成堆的尸体散发的腐臭味，笼罩着这座城市。钟声在空中回荡。街道两边的所有护窗板都紧闭着。有一位少年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窥看。只见土耳其第四骑兵团的骑兵在践踏货摊，一边劈商贩们的脑袋，一边洒汽油。那边，亚美尼

亚钟表商扎文正匆匆忙忙在自家店铺门上挂一面土耳其旗子。两个面孔黑乎乎的士兵走过去，第一个土耳其士兵扯下旗子，第二个掴了扎文一记耳光。接着一个用刺刀把亚美尼亚钟表商逼到墙边，另一个扯下他的表链。一声枪响。扎文的下巴给打掉了，子弹揭掉了他的天灵盖。他的身体慢慢扭曲，像一件风中的衬衣。扎文一句话也没说就一命呜呼了。

少年瞥见又来了一群人。这些士兵队伍整齐地行进着，但他们穿的军服五花八门：一些人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另一些人穿着回收来的美国军官服，那是俄国人提供给他们。所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商店都已被彻底劫掠一空。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个军官往前一冲，法兰克街立刻变成了一个被彻底洗劫的场所。衣物乱飞，家具被从窗户里扔到外面，门被砸坏。账单在空中款款飞旋。一个土耳其士兵身上的口袋塞满了珠宝，向空中射了一梭子弹，像魔鬼一样狂笑。少年知道，所有店铺里都躲藏着一家家人，等待混乱过去，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家家的花园里如梦如幻般静谧，杏树在高墙后面摇曳，茉莉花芳香馥郁。有一大筐一大筐藏好的干果，葡萄、无花果、杏子、甜瓜、樱桃等。士兵们捅开筐子，放火烧掉干果，劈杀仆人，打死家犬。少年坐下来。他看见明净的天空阳光灿烂，听见远处市场上传来的马蹄声和土耳其士兵们兴奋的狂叫。法赫里那家妓院，过去少年常到那里去抚摩妓女们丝绸遮住的腿，现

在也遭了洗劫，留下满地血迹斑斑的布帘子。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礼拜天。

前一天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进入士麦那时，土耳其司令官鲁勒迪纳将军叫人把东正教大主教克利索斯托莫斯找来见他。大主教来到市政厅，向将军伸出手。鲁勒迪纳朝他唾了一口，嚷道：“我绝不会碰这只肮脏的手！”然后，他指着办公桌上一份文件说道：“根据这上面所列举的罪状，革命法庭已判决你死刑。现在只待执行了。你从我眼前消失吧！”大主教慢步走出去。到了市政厅的台阶上，他环顾四周，只见到处是疯跑的马、翻倒的大车和已经爬满苍蝇的尸体。还有为数不多目瞪口呆的美国水兵，他们唯一的使命是保护他们的侨民。鲁勒迪纳出现在他上方的阳台上，吼道：“把他刮光！”立刻有几个粗野的士兵冲上去，一把把拔掉克利索斯托莫斯的胡子，用刀尖刺大主教身上的肉，割下他的耳朵和鼻子，在脸上切下一块块肉，再砍断他的双手，然后放开他。大主教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美国水兵们没有介入，他们奉行严格的命令：绝对中立。他们的上司海军司令兼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明确指示：“让希腊人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有发言权，那会是一种灾难。希腊人是近东最恶劣的民族。”

少年是希腊人，名叫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

两个星期前，9月9日，亚里士多德看见那些军舰

驶来。他数过，总共二十二艘。英国方面有两艘装甲舰，三艘小型护卫舰，六艘驱逐舰；法国方面有两艘小型护卫舰，两艘驱逐舰；意大利人派来了一艘驱逐舰，一艘小型护卫舰；也有三艘美国驱逐舰。港口里停满了狭长型轻舟，小帆船，货船，斜桅小帆船。唯一的一艘挂希腊旗帜的军舰悄悄地撤走了。士麦那的居民看见外国舰队到来，无不欢欣鼓舞。一艘美国军舰靠近码头。人们开始跳舞。只听见几声枪响，一个人倒下了，接着发生了流血的混乱。亚里士多德蹲在一个墙角里，让这阵狂乱过去。一阵暴雨结束了这场噩梦。少年浑身被雨淋湿，跑到大维兹尔·哈内街的货栈办公室，找到他的父亲。货栈里存放着奥纳西斯家族向欧洲出口的烟草。穿着笔挺的大衣的苏格拉底·哈拉兰波·奥纳西斯叫儿子坐下。护窗板是关着的。黑暗中，亚里士多德瞥见另一个人的表链在闪闪发光。那是他叔父亚历山大·奥纳西斯。亚里士多德照父亲的招呼坐了下来。从百叶窗缝隙间漏进的阳光里缓缓浮动着尘埃。苏格拉底头一回允许儿子当着他的面抽烟。

“儿子，时局令人忧虑啊！”

“是的，父亲。可是，这是怎么啦？”

苏格拉底说，希腊军队被打败了，现在面临的是土耳其人的威胁。暂时，似乎不会有任何事情打破这座城市的平静：克拉默宾馆气氛祥和，市民中歌舞升平，丽人们撑着阳伞在海边漫步。但一切都是幻象。在北高加

索，革命的烈火吞噬了一切。在莫斯科，在第比利斯，在敖德萨，列宁引发的烈火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和日本像开了锅。苏格拉底·奥纳西斯揭示出一些预兆：阿纳托利的基督徒们受到威胁。军事上得到英国声援，并且受到美国国务卿阿伦·杜勒斯钟爱的穆斯塔法·凯马尔，八月份进攻了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的希腊边界，恶狠狠地下命令说：“士兵们，你们的目标是地中海！”结果五个希腊师被歼灭，五万人被俘。法国人在保护一个中立区的借口下，阻断了希腊军队的退路。穆斯塔法·凯马尔叫嚷：“这是天意！”放火烧毁了庄稼。

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又说：

“儿子，形势很危险。”

地毯、大黄、鸦片、马海毛的生意马上就无法做了。封斋节前的嘉年华会那一天，欢乐地、乱哄哄地聚在一起亚美尼亚人、波斯人、犹太人、埃及人和希腊人团体都受到威胁。

“再也不会波利塔齐亚舞会了，儿子。”

“再也不会乐队伴奏我们跳舞了吗，父亲？”

几天来，灾难已降临于士麦那城：来了头一批难民，个个惊恐万状，讲述了一些非常恐怖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9月5日，三万逃亡者涌进了士麦那城。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给《多伦多每日之星》报寄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那“长长的一队静悄悄的人”：“人们不能带走运输用的牲口。因此希腊人都砸断

牲口的前腿，把它们扔进水里。所有骡子都被砸断了腿，然后被推进岸边的水里！”

亚里士多德知道，他叔叔亚历山大在五个奥纳西斯兄弟里算得上最积极的活动分子，是小亚细亚保卫阵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土耳其人搜捕他。这时他说：

“组织被摧毁了。我们的朋友们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流放。亚美尼亚人被消灭了。你们必须走。”

“你呢，亚历山大叔叔？”

“我留下来。这是我的故乡，我要待到最后。”

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开始烧毁烟草店的账簿、其他几个兄弟的来信和政治性的小册子。过了一会儿，祖母热特塞玛内用土耳其语诵读了《圣经》，祈求上天降福。上天肯定听见了她的祈祷。全家人都跪下来祷告。苏格拉底透过窗户，看见海那边升起了烟云，说：“他们正在放火。”几天后，亚历山大·奥纳西斯被绞死了。

希腊军队新的总司令哈季亚内斯蒂将军疯了。有时候，他不肯走路，声称他的腿是玻璃做的。他无法指挥战斗。士兵们松松垮垮。希腊人自动投降。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藏在那座没有人的房子的阁楼里，寻思着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据说，全城大部分基督徒都被屠杀了。美国人运来了五十五个水兵保护他们的外交官。霍东领事被要求避难的难民们纠缠得根本应付不过来。偶尔有几个骑兵带着穆塞尔·帕沙将军的命令经过，从他

们头上戴的有红新月和星星的黑色土耳其帽，可以认出他们是土耳其骑兵。他们立在马镫上，“挥动马刀在肉里面砍”，然后狂叫着：“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急驰而去。

亚里士多德听见士兵们挨家挨户驱赶那些不谨慎地留下来的居民。一切都被抢光。妇女们被强奸后剖腹，或者半疯的被赶到街上。今天早上，弗兰克街有两百个男人手腕被捆住给带走了。城外后来找到两百具尸体。一艘军舰上有几名美国记者。他们各自的编辑部给过他们明确的指示：“报道希腊人的暴行，仅仅希腊人的暴行。”眼下，只有土耳其人在屠杀。记者们都保持沉默。

现在是七点钟。天黑了。亚里士多德下到底层，躲在门后倾听。什么也没听到。他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瞥见街上横七竖八一具具肿胀的尸体和发黑的肠子。一个老头两眼被挖掉了，鼻子被割掉了，像一个幽灵踉跄着：“行行好，帮帮我，杀死我吧……没有人愿意杀死我吗？”突然出现一个土耳其士兵，手里拎一桶煤油。亚里士多德赶紧关上门。不多一会儿，他闻见了风刮来的烈火的气味。

现在整个城市全燃烧起来了。所有码头都烈焰熊熊，人们一个个跌进水里。在南风助势的烈火中，一堵堵墙壁在倒塌。少数会水的人成功地游到了英国驱逐舰旁，却被一桶桶劈头盖脑倒下来的水浇得沉到了泥泞的海底。后来，马尔马拉海的游人讲述他们远远看见这黑黑的浓

烟，但当时没有想到这里正在进行大屠杀。美国记者约翰·克莱顿写道：“在士麦那，现在由土耳其人建立秩序和纪律。”所有学校、教堂、孤儿院都烧起来了。许多英国有产阶级妇女，身着裘皮，头戴礼帽，登上了英国小型护卫舰“巴伐利亚”号。这些穿着豪华的英国妇女，靠着船舷，形成一幅匪夷所思的画面。只有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收留所遇到的人，包括穷人和富人、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

一头受伤的骆驼，低垂着被撕裂的嘴，从奥纳西斯家的窗户下经过。这一夜，五十万人惊恐万状，而土耳其人到处在枪杀。亚里士多德仿佛看见了电影院的三角楣。几天前他在那里看过放映的一部电影。什么电影？他努力回忆，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是和美丽淫荡的舞女萨莎·古拉一起去的……

三天前，城市已经遭到劫掠，只听见有人敲门：“是烟草商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家吗？”进来的是一名土耳其中尉，对家长进行了例行的盘问：职业、年龄、家庭人口、财产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倾向。苏格拉底逐一做了回答。是的，他是烟草、棉花和鸦片批发商。都是合法的商品。是的，他的第一任妻子珀涅罗珀·多洛格鲁是在1912年去世的。他们有两个孩子，阿特米丝和亚里士多德。是的，苏格拉底又和爱莱娜·佐佐格鲁结了婚。

“有其他孩子吗？”

“我第二次婚姻生有两个女儿：梅洛普和卡莉洛艾。”

“你还有其他职位吗？”

“有。我是士麦那证券交易所的财务主管、烟草出口协会会长。”

“据说你给过叛徒钱！”

苏格拉底的确为希腊人的慈善事业做出过贡献。但是他始终拒绝与政治运动合作。

“你的兄弟瓦西里和荷马就会受到审判！你的兄弟亚历山大……”

苏格拉底这才知道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死了：是从满口黑牙的中尉臭烘烘的嘴里了解到的。他当着这个土耳其人的面哭了。是伤心也是愧疚地哭。在目光忧郁的儿子亚里士多德面前哭。

“跟我们走！”

士兵们在祖母热特塞玛内和亚里士多德眼前带走了苏格拉底。中尉打量了一会儿亚里士多德。但亚里士多德个子小小的，只有十六岁。再大一岁，他就会被视为成年人而被枪毙。黑牙齿中尉放过了他。相反，他把几个女人一块送进了一个集中营。“然后她们会被流放到乡下。”中尉恶狠狠地说。

大房子里只留下了亚里士多德一个人，他感到不堪承受的重压和孤独。他谎报了年龄，少说了两岁。从今以后，他就正式是 1906 年 1 月 22 日出生的了。

过了一会儿，他借着夜色溜到外面，远远地看一眼

大维兹尔·哈内货栈。货栈完好无损，奇迹般没有被火烧毁。他父亲和家人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街上，可怜的人们成群地在游荡，而他悄悄地溜走，避开大街，那些街道都变成了陷阱，土耳其人手里握着马刀等待着躲避火灾的希腊人。黑暗掩护了他。他看见远处军舰上的探照灯在海面上扫来扫去，一方面为了吓退那些试图爬上军舰的绝望的人，另一方面也是想使土耳其大兵不敢在码头上抓人。蹩脚的阻吓手段。一艘军舰上的水兵甚至在甲板上放了一台留声机，播放卡鲁佐唱的小调《小丑》。这样人们就再也听不见叫喊声了。鲍德温机车协会的美国代表沃克斯，放弃了城里的办公室，待在“埃德萨勒”号军舰上，望着探照灯的光束，他对舰上的医生说：“我可没有胆量去干那种事情，我的工作是销售机车。”

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这时了解到，他父亲的生意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有甚者，穆斯塔法·凯马尔还叫人张贴了一张最后通牒：所有希腊人都必须移居希腊，离开土耳其。因此，士麦那成了一块飞地。要离开这里，必须有船。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对大海一无所知。“我对船的了解，就是我一上去就会晕船。”他说。

晨雾笼罩街道。亚里士多德等待着。他等待什么？等待南风改变风向，那时他就会乘风出发。突然有人敲门，门被猛地撞开了。进来一个土耳其中尉，他看一眼

少年，打量一下前厅，说：

“把他送到拘留营去，我要住在这里。”

他的勤务兵冲到少年面前，低声说：

“算你走运，基督徒，你没有满十七岁！”

中尉进入客厅，在祖母热特塞玛内的扶手椅里坐下。亚里士多德低垂着眼睛，掩饰目光里的怒色，表示说，这座房子维护起来很难，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可以为土耳其苏丹政府效劳，以便使阁下住得更舒适。中尉在阿菲永卡拉希萨尔打过仗，疲劳了。亚里士多德递给他一支雪茄，帮他点着。土耳其人看他一眼，望着天花板。

“留下吧，基督徒。”

后来，某些幸存下来的人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是成了这个土耳其人的男仆、情人、跟班，才保住了性命。后来，有那么多谣传、闲言碎语、含沙射影……

不过当时，亚里士多德的确变成了对土耳其中尉不可或缺的人。某些晚上他倾听中尉赞扬德意志、纪律性和各种武器的威力。有一天，中尉要给他的上司找一些酒，找不到，亚里士多德便陪着他挨门挨户去找，但一无所获。亚里士多德动了一个念头：找美国领事馆怎么样？他与副领事洛德·帕克接触。洛德·帕克也许是特务，那又有什么关系？他这个人随和。他和亚里士多德找遍了他所有的朋友和商贩。傍晚时分，两个人找到了一小桶烧酒和几瓶威士忌。这些酒使亚里士多德获得了一份珍贵的证书。正是用这些酒换来的通行证救了他的命。

亚里士多德时常想起他死在手术台上的母亲珀涅罗珀。好像是母亲的肾脏没有能够坚持住。少年的回忆模模糊糊：母亲容貌漂亮……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获悉他的另外两个叔叔被枪毙了，一位婶婶在一座教堂被烧毁时死于非命，他姨妈和他几个姐妹被关在莱博斯的一座集中营里。亲爱的祖母热特塞玛内杳无音信。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则被关在监狱里。要对他进行审判了。什么罪名呢？就是要对他进行审判，如此而已。

有一次为了找到一种茴香酒，亚里士多德频频出示他的通行证，向大维兹尔·哈内货栈走去。货栈内到处是散乱的票据，文件夹都被打开了，但堪称奇迹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被烧毁。煤油没有流到那里。成捆的烟草仔细地堆成金字塔状。亚里士多德走进他父亲的办公室。在一幅皮雷亚斯的风景画后面，他看见了保险柜。没有任何人碰过它。这天晚上，他又去见了詹姆斯·洛德·帕克，向这位副领事披露说：

“我有钱了。很多钱。我可以谋求家父获释吗？”

“拿上钱走吧，切莫再回来。”

“家父呢？……”

“走吧。我告诉你监狱的地址。你去看看他，然后远走高飞。”

约定三天以后，亚里士多德可以和机车商一块登上“埃德萨勒”号。副领事会安排这件事。

当天晚上，亚里士多德跑到他父亲被关押的监狱。